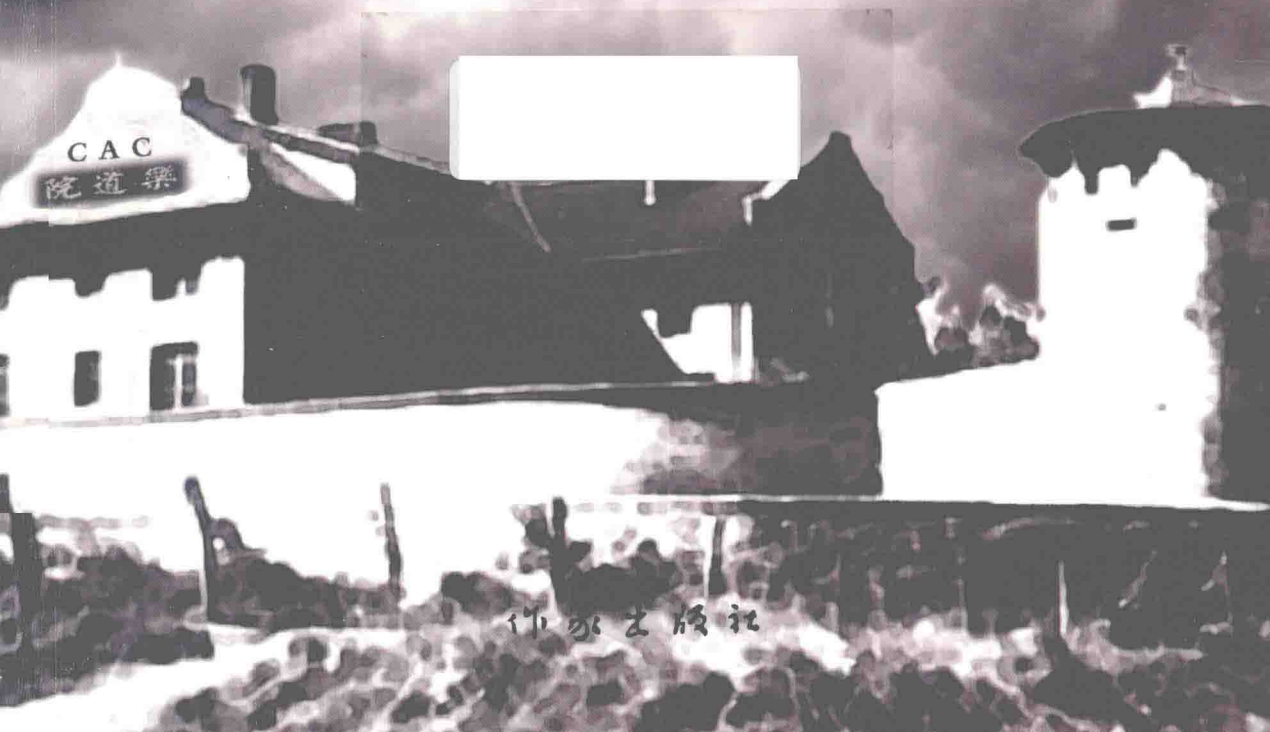


一次正义的战争能在高尚的国度里唤起神圣的爱的力量。

——特赖奇克

天使 极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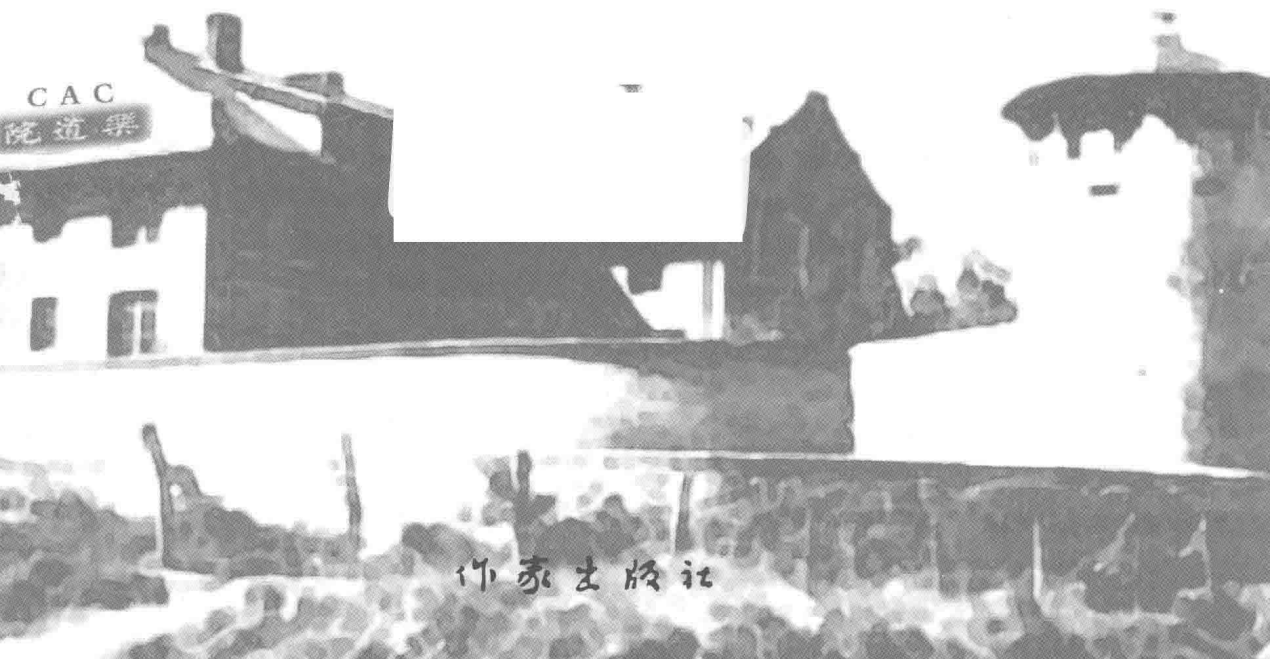
黄国荣
著



作家出版社

天 地 使 者

黄国荣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极地天使/黄国荣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5.6

ISBN 978 - 7 - 5063 - 8065 - 2

I. ①极… II. ①黄…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29619 号

极地天使

作 者: 黄国荣

责任编辑: 袁艺方

装帧设计: 丁奔亮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320 千

印 张: 21.75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8065 - 2

定 价: 3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谨以此正义战胜邪恶、人性对抗兽性，超越种族、
肤色、国家、语言、文化差异的《同盟国进行曲》，献
给二十一个同盟国反法西斯战士与人民。

目 录

contents

| | | |
|------|--------|-------|
| 引 子 | 回国回家 | / 001 |
| 第一章 | 魔鬼出没 | / 004 |
| 第二章 | 祸兮福兮 | / 046 |
| 第三章 | 进退之道 | / 079 |
| 第四章 | 重返重生 | / 119 |
| 第五章 | 坚硬如水 | / 151 |
| 第六章 | 以血洗血 | / 181 |
| 第七章 | 人性兽性 | / 209 |
| 第八章 | 绝地奇缘 | / 238 |
| 第九章 | 雪上加霜 | / 264 |
| 第十章 | 居心叵测 | / 284 |
| 第十一章 | 生死较量 | / 317 |
| 尾 声 | 时光不能倒流 | / 338 |

引子

回国回家

苗雨欣老太清早起床，暗自笑了。

她笑自个儿八十五岁的人了，咋还忘不了那些陈芝麻烂谷子，还做那种梦，与许瑞民竟会跟定亲那会儿一样搂抱。醒来思前想后，心里沉着的那块石头又显出了分量，不知他还在不在世，这辈子真的是太对不起他了。

孙儿巴蒂在院子里喊奶奶有信。苗老太嘀咕，谁还给我这老太婆写信。黛丽丝的名字在老花镜下聚焦时，一丝熟悉而久违的撕痛从下面渗向全身，脸上也跟着涌满无法掩饰的羞赧。她好生奇怪，都六十三年了，这痛与羞如同发生在昨天。

奶奶失常的情状没避过巴蒂的眼睛，他对奶奶的健康不敢有一丝一毫的疏忽。老人家无法回应孙儿的孝顺，说甚呢？能说六十三年前那事？说这耻辱折磨了她一生？

苗老太用拆信看信打断巴蒂的细心，老家山东潍坊市要召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大会，向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等二十一个国家当年被日军羁押在潍县集中营的侨民幸存者发出邀请，诚邀他们带家人去参加纪念大会。苗雨欣当年在集中营医院当医生，潍坊那儿没她现在的联系地址，让黛丽丝代为联系邀请，信里附带一份被邀人名单。

苗老太自言自语，真他娘怪，夜里做了那个梦，今几个就收到这信，真有心灵感应？

苗老太没看名单先叹息，眨眼工夫咋就六十年了呢！黛丽丝在夏威夷，我在伦敦，也三十多年没见了。

晚餐变成家庭会议，儿孙们认真严肃地讨论了这件事，全家人一致反对

老人家远涉重洋回中国，飞机要坐十二个多小时，这么大年纪绝对折腾不起。看着儿孙们起劲反对那阵势，苗老太不高兴了，她把筷子往桌上一放，不容商量地说：“回！那是我的祖国，是我的老家，再不回，这辈子就回不了国回不了家了！”

苗老太的话在家里一言九鼎，儿孙们见她真的不高兴了，没有人再敢说一个不字。餐桌会议的主题改成回国回家的方案。最后达成一致意见，乘飞机，由孙儿巴蒂陪同奶奶回中国故乡，也由他负责与黛丽丝联系，办理一切手续。

晚餐后，苗老太悄没声儿回了自个儿房间，戴上老花镜盯住名单上一个一个名字往下瞅。一长串一长串名字，跟那人一样让她陌生，老太看一个名字摇一回头，看一个名字摇一回头。看着摇着，刷！黛丽丝的名字闪着亮跳到她眼前。尽管她已经从信上知道黛丽丝要去中国，她还是拿起名单凑近了仔细瞧，像是有相片似的，其实也就是个名字。黛丽丝的名字像一朵含苞待放的玫瑰，在苗老太雾一般苍茫的记忆中慢慢绽放，娇艳地朝她微笑。巴蒂进奶奶房间时，她倚在沙发上闭着眼，嘴里不住在念叨黛丽丝、黛丽丝……

巴蒂只知道奶奶当年在集中营医院当医生，也听她提到过黛丽丝这个人，但从没听她讲过她俩之间有甚故事。苗老太直起腰拿手撑住沙发，巴蒂赶忙搀她立起来。苗老太走到房门口，又往回踱。巴蒂不明白奶奶要做甚，奶奶不说，他就拿眼睛跟着奶奶来回踱。

巴蒂两眼跟着奶奶不知踱了多少个来回，奶奶终于出了声，话却又不像是跟他说，他就只好用心听着。奶奶的话不紧不慢、断断续续，落到巴蒂耳朵里的是，黛丽丝到集中营时只有十岁，一个漂亮的金发小姑娘，狗日的日本鬼子不是人养的！苗老太出其不意出了一高声，巴蒂冷不防吓一哆嗦。黛丽丝的命多苦啊！这么点小女孩，摊上这么大厄运。苗老太突然又提高嗓门儿，巴蒂也不好问黛丽丝遭了甚厄运。她比我小十二岁，算起来也七十三了！巴蒂听出这话是说给他听的。老太说完这句话又没了声，只是一声声叹息，叹息到最后，苗老太没管巴蒂一直站在那里，顾自上床，宽衣解带躺下了。

巴蒂见奶奶要睡，走过去轻声提醒奶奶，药吃了没有。苗老太一笑，光想这事了，把药给忘了。巴蒂赶忙给奶奶拿药倒水，伺候她吃了，然后轻手轻脚离开，再轻手轻脚关上门。他哪知道奶奶躺下后，脑瓜子更灵清了，这位黛丽丝一直在老太心里舞蹈，她这一舞蹈不打紧，把她爸爸和妈妈给舞了

出来了，还舞出了苗雨欣老公托米，还有那个一辈子对不起的冤家许瑞民、她的恩师许子衡、戴维斯，还有她那个爹和哥，还有原田一部和那个禽兽山本正浩……

魔鬼出没

1

人一生总有一些一辈子忘不了的事，一辈子忘不了的日子。

苗雨欣一辈子忘不了的这一天是阳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那是一个冷得擤鼻涕能拧下鼻子的冬日。这天阴历是十月二十，皇历上说是黄道吉日。她爹苗志远找许瑞民他爹许子衡商定，就在这一天在南坝崖泰丰楼饭店给苗雨欣和许瑞民办定亲宴。

苗志远事先没跟闺女透风，待一切落停后，苗志远才卖好地把这事告诉苗雨欣。苗志远本以为闺女会欢天喜地感激他，没料闺女听了，感激的话一句没有，反说定亲摆甚酒宴！活得不耐烦啦是不是？这话挺呛人，呛得苗志远不知咋回她好。日本人是把潍县城搅得整日鸡犬不宁，苗志远恰正想以此显摆自个儿的能耐。这年头，换个人，借给他十个胆他敢在南坝崖泰丰楼饭店摆酒宴？南坝崖是甚地方？是潍县最繁华最热闹的地场，也是日军戒备最森严的地场。

闺女的话跟苗志远心里的期待反差得让他眩晕，他努力把这眩晕包裹压抑起来，一丝都没让它溜到脸上。苗志远要的是面子，别喜事没办先一家人闹气，何况自个儿闺女向来说一不二的任性他领教过不计其数。他口是心非说，喜事就该把喜办出来，一切都安排妥当了，甚都甭你操心，到时候跟你香姨早点过去就中。苗雨欣鼻子里哼了一声没再出声。这一声哼，苗志远不知她是哼他，还是哼她香姨，心里又生出一丝悲凉。每个人一生中都会有一个死穴，苗志远的死穴是丢弃亲生女儿这事。每到苗雨欣让他尴尬无奈的时

候，他总会想起这件终生遗恨的事，实际是苗雨欣总点他这死穴，一触他这死穴，他就内疚得不能自己。他一直在补过，把这个闺女当那个闺女养，但他感觉不是自个儿的骨血，总不会那么贴心。

南坝崖今天热闹异常，苗世雄耀武扬威让保安团的弟兄跟着神气起来，到处布了岗。泰丰楼饭店楼上楼下到处晃着苗志远的长袍，餐厅会客室满楼道响着他的欢声笑语。

这里明朝万历十五年（公元一五八七年）就叫南坝崖。知县张同达在潍县城东门外白狼河的西岸筑起三合土大坝，以东门为界，东门以南叫南坝崖，东门以北叫北坝崖。南坝崖最早是处决犯人的法场，阴森森的少见人影，谁上这种杀人的鬼地方来耍呢。到清朝光绪三十年（公元一九零四年）胶济铁路通了车，清政府宣布潍县开埠，接着烟潍、潍博、潍蒋等公路开通，潍县便成为山东中东部交通中心。

南坝崖街有五百多米长，街路用一色花岗岩条石铺砌，街两旁“义成祥油磨坊”、“益寿堂药店”、“华北书社”、“泰祥号百货店”、“美丽美容理发店”、“恒利银楼”、“鲁东饭店”、“潍县饭店”，一个个招牌醒目，生意兴隆。外地的老板也赶来这里开分号分店，天津的“摩登女子服饰店”，青岛的“安琪舞厅”，济南的“瑞蚨祥绸布庄”在这里都有了店面；连日本人也在哪里开办了“东亚文具店”、“实业银行”、“新民会服务处”。大小商号三百多家，洋广百货、书籍文具、饭店货栈、金银珠宝、中西医药、布匹绸缎、戏院舞厅、工艺绣品、电料电器、镶牙照相，应有尽有。街上白天车水马龙人流如潮，晚上霓虹闪烁眼花缭乱，“洋车”来往鸣叫，流行歌曲四处回荡。街中段偏南路东还有大型游乐场“快活林”，白狼河岸边坡地，高大柳树遮天蔽日，成了小吃冷饮、曲艺演出、杂耍表演的好场所，马戏团、杂技团常在这里演出，走进这条街，感觉就像进了黄浦滩的十里洋场，人们戏称它是潍县的“小上海”。

一九三八年日本军队开进潍县城，呼啦啦！咔嚓嚓！房子一排排烧了！人头一片片砍了！霎时间，这繁华的闹市变成了一条阴街。无论是开店的卖主，还是进店的买主，心都提溜着惶惶不安。日本人要是高兴，进店跟你要东西算是抬举你，若不高兴看你不顺眼，要你死像抬手拍死一只蚊子一样简单。天王老子也猜不透日本人甚时光高兴甚时光不高兴，横祸像鬼旋风一样，说不定哪时，也测不准哪地，随时都会卷来。

按习俗这亲事该人家许家主事，苗雨欣未来的公公爹许子衡早说了，兵

荒马乱的，定亲就不办酒了，两家凑一块请媒人吃顿饭喝杯酒亲事就算定下了，小两口可以名正言顺地交往也就得了。苗志远这边说，他就这么个宝贝闺女，婚姻大事不能亏了她，无论定亲、成亲，都得让她在潍县城里风光无比，要不就白有他这个爹了。苗雨欣心里明白，她爹还不是仗着自个儿是潍县商会会长，她哥苗世雄是保安团队长，跟日本人熟，日本人不会跟他过不去，所以才有这胆包揽下这事，她才不稀罕这种排场。

苗志远看宾客们差不多已经聚齐，让苗世雄去迎上村河野大佐。姨太太白丁香似乎特意瞅这火候扭动两引滚圆的屁股，把幸灾乐祸喷了苗志远一头雾水。她说，你别瞎忙活了，你那宝贝闺女到现在还没露面，八成是要罢宴呢！

苗志远从雾水里钻出来，吼了她一趔趄，你咋没叫她一起来呢！白丁香没在乎，更放出了姨太太腔调。俺哪敢不叫大小姐呀！可人家睬俺吗？她连头都没抬一抬，说要去俺自个儿会去，用不着人陪。

苗志远真搞不懂这闺女了，为她摆宴，她为甚要罢宴呢？旁人看，苗志远把闺女当掌上明珠溺宠，其实他一点不懂闺女的心。

苗雨欣确实要罢宴。她不是冲许瑞民。小伙子二十五，大她两岁，在《潍县日报》当记者，他的俊朗与才干，不只是他老爹许子衡在别人面前炫耀自豪的资本，同样也是她的骄傲与荣耀。他俩虽说是乐道院北美基督教长老会会长戴维斯出面做的媒，但他们两个的缘分早在那儿摆着了。他俩的正负极不同别人，如果说苗雨欣是带磁负极，那么许瑞民就是含铁的正极，两个一照面不只冒火花，直接啪地吸住再也分不开。许瑞民天天早早赶到苗雨欣家，送她到乐道院医院上班，然后自个儿再去报社上班，风雨无阻。

苗雨欣也不是冲许子衡，许子衡是她心目中的人生教父，她对这位公公爹比对自个儿爹还亲。她罢宴是冲她爹。苗志远自以为给闺女把别人想都不敢想的事张罗风光，闺女会感动，会念他的恩，对自个儿的罪过算是一点开脱。他哪知道，恰恰是他认为的风光，犯了苗雨欣的忌。日军驻潍县最高长官上村河野大佐要亲自来参加她的定亲酒宴，苗雨欣中午才得知，苗志远是在她面前炫耀，还说日本人真给面子，得意得想叫人家爹。苗雨欣一听，甚都没说扭头回了自个儿的闺房。

苗雨欣是个普通的中国女孩子，也许在乐道院教会医院当助理医师的缘故，她的心思全在救死扶伤上，什么国难？什么民族存亡？她从来不过问。不问不等于她没灵魂，她内心真仇恨日军。去年，七个日本鬼子闯进她最要

好的同学马凤琴家，两个鬼子把她娘先奸后杀，把肠子都挑了出来。五个鬼子轮奸了马凤琴，马凤琴没脸见人，夜里投虞河自杀，连尸首都没见到，她躺在床上哭了一天。从那一天起，日本军人在苗雨欣眼里不再是人，是禽兽，她看到那膏药旗都恶心。她咋能容忍禽兽来参加她的定亲酒宴。

想到闺女平日就跟白丁香不合，苗志远就不再理她，也没工夫理她，他直接叫许瑞民去接。许瑞民比他更急，不只是苗雨欣没到，他爹到这时候也还没露面。他来泰丰楼时，叫了辆洋车（人力车），想把老爹老娘一起拉到酒楼。他爹说有点事，让他和他老娘先去，他随后就到。已经几个钟头了，还不见他影儿。这本该是他家的事，老丈人揽下替他们做了，他们若再不冷不热，做人就不在理了，就会让人家有意见。婚事刚开那么个头，弄得疙里疙瘩，往后两家咋相处啊！

许子衡是有事，他的好友福来茶馆的谢老板请他去见一个人。但这事没急到这个火候，改天去也成。许子衡迟迟不去泰丰楼，也是心里不舒畅。

这门亲事，许子衡盼望已久。许子衡比儿子早认识苗雨欣，他在广文中学当校长，教会医院和广文中学都在乐道院里，他们几乎天天碰面。开始许子衡只注意到苗雨欣长得美，美得像一株幽兰，没想到她还有一副菩萨心肠。一个清晨上学上班的时间，许子衡走进乐道院，淘粪工赵兴泰正赶着毛驴拉着大粪车往外走，一辆外国人的轿车开进乐道院，汽车喇叭惊了拉粪车的毛驴。赵兴泰生怕大粪汤荡出来弄脏了外国人的车，跑到前面挡驴，犟驴却不懂事地愣往前顶，跟汽车撞了。赵兴泰倒在地上爬不起来，身上还溅满了大粪汤，浑身臭烘烘的。许子衡想过去搀他去医院，一姑娘抢先跑过去双手搀起赵兴泰，拉过他左胳膊搭在她肩上，她用右边半个身子几乎是背着赵兴泰往医院走，一点都没嫌弃他身上脏，这人竟是苗雨欣。许子衡没再含糊，请老友戴维斯会长出面做了媒。

许子衡的不舒畅也是中午开始，儿子从未来岳父那里得知日军长官要来赴宴，许子衡知道后很不自在。日本鬼子的长官来给他儿子贺喜，这是谁跟谁啊！他成甚人啦？

这个苗志远太不像话了！你当墙头草投靠日本人是你的事，凭甚把我跟日本人扯到一起，我家的私事你让日军长官来掺和，事前连个招呼都不打，这不是强奸人意嘛！这桩亲事，要不是苗雨欣，喝醉了酒他也不会找他做亲家。他跟儿子思想是一致的，他们爷儿俩是他们爷儿俩，苗雨欣是苗雨欣，不能因为苗志远和苗世雄投靠日本人就放弃苗雨欣。如今让日军长官来赴宴，

这是逼他认敌做友，他一百个不情愿，别说邻里会咋看咋想，他绝不想跟他们爷儿俩成一丘之貉！可不去吧，这是儿子的亲事，当爹的不到场，咋跟儿子和未来的儿媳解释？去不好，不去又不行，许子衡为了难。

苗雨欣找上门来，说要许瑞民跟她都不要去泰丰楼，让他也不要。许子衡惊中带喜，心里话，真应了那句老话，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戴维斯走进泰丰楼，宾客们喜气洋洋相迎，苗志远却真急了。许瑞民这小子咋也一去不回呢！看着白丁香扭来晃去的得意样，他更来气，又打发家里的用人去催。

许瑞民在苗家扑了空，慌忙赶到自个儿家，苗雨欣没事儿似的正跟他爹在聊天，许瑞民跺了脚。许子衡想，他们要真不去，弄不好会闹出大事来。别看日本人平日把苗志远当个人物有来有往，那是日本人要利用他帮他们做事，戏弄日军长官的事，可不是随便闹着玩的。想到这一档，他只好劝苗雨欣跟他一起去应付一下。

许子衡他们三个走进泰丰楼饭店时，苗世雄正歪着脖子侧着身领上村河野进饭店大厅，苗志远率领潍县各界有头有脸的人物列队欢迎上村河野光临，还请了俩“条子”（名义是礼仪小姐，实际是娼妓）一边一个伺候。许子衡他们在后面悄悄地跟着，谁也没留意他们，苗志远这时更顾不得他们，他们反成了客，这倒正合他们此时的心意。

不管是真是假，上村河野友善地向迎接他的中国人不停地做挥手致意的动作，但在场的中国人脸上虽都堆着微笑，心里却十五只吊桶在打水，不停地七上八下。这日本军人的到来，喜宴的气氛怎么也喜不起来。苗志远恭敬地把上村河野引领到主桌主宾位置落座后，才意识到缺许子衡，他扫了一圈，发现许子衡跟戴维斯和一帮乡友坐在一边的桌上。他带着气过去硬把许子衡和戴维斯拉到主桌给上村河野作了介绍。上村河野很客气地起身行礼，许子衡只好有分寸地向他致意。

苗雨欣借口主桌让给长辈坐，她决不与上村河野同桌。苗志远让她和许瑞民去给上村河野敬酒，苗雨欣说她不喝酒，坚决不去。苗志远不想让上村河野发觉这些，赶紧悄悄吩咐苗世雄组织潍县各界人物轮番向上村河野敬酒，不让他得闲。苗世雄最好这种狐假虎威的事，他歪着脖子起劲地呼隆起来，餐厅里这才有了一点气氛。

狡猾的上村河野觉察到许子衡只顾跟戴维斯说悄悄话，对他十分冷淡，他反客为主，端起酒杯，又是贺喜，又是祝福，说皇军到中国，是遵照天皇

陛下的旨意，帮助中国建设皇道乐土，日本和中国是同一肤色的亚洲民族，有着同一文化的历史渊源，中国的良民，不应该仇视日军，都应该好好与皇军合作，皇军会保护大家，让大家过上幸福愉快的日子。他说潍县是个富庶的城市，皇军要帮中国把潍县建成支那的名古屋……

在场的人都含笑静听上村河野的演说，明眼人都会看出这笑和听都是硬做出来的，幸好苗世雄帮了大家的忙，他不停地带头给上村河野鼓掌叫好，这样不断地动作就掩盖了那做作的笑和听。许子衡正巧在上村河野旁边，站着的上村河野注意不到他的脸，许子衡低着头一直保持沉默。

不知哪个小子凑热闹，上村河野演讲中，他在外面放了两个二踢脚，上村河野的卫兵如临大敌，朝楼下开了枪。楼下正巧有一个人不知有甚开心事，哼着唱着经过这里，不想就撞着了子弹，白白地送了命。楼下一片惊呼，楼上也当即乱成一团。

2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也是黛丽丝难忘的日子，这天是她十岁生日。

西方人过生日喜欢搞派对，黛丽丝一个月之前就关心这事。青岛汉堡街（今河南路）格拉斯特家别墅大厅里灯火辉煌，宾客满堂，热闹异常。格拉斯特夫妇满脸春风迎接着来宾。宾客中外交际人士居多，都是格拉斯特的朋友，也有艾伦学校的同事，还有黛丽丝要好的同学。

格拉斯特是美国领事。使节在国外同行中的身份和地位，跟他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有直接关系。美国的历史虽并不悠久，建国不过二百多年，但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已经取得了经济霸权。美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一方面靠它移民国家特有的民主制度，另一方面美国借第一次世界大战发了战争财。美国的民主制度不同于英国，从总统到参众两院的议员，全部由选民直接公开选举产生，世界各国的精英相当多地被吸引到了那里，美国科技、经济的高速度发展与这些外来精英人才分不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开始美国保持中立，人家打仗，它借机同时向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军事集团贩卖军火，发了大财；等到协约国在战场上趋向优势时，美国又加盟协约国直接参与了战争。美军第一集团军也的确争气，他们用引人瞩目的战绩赢得了协约国的尊敬，为美国争得了荣誉，加快了大战结束的进程；战争结束美国名正言顺地以战胜国身份光明正大地拿到了德国的战争赔款。再一方面，战后

欧美经济形成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美国是这个体系的主导国家，美国的资本主义凭借这个体系得到了迅猛发展。

一个小姑娘的生日，她爸格拉斯特也不过一个领事，这么多外国宾客朋友前来祝贺，除了美国的国际地位外，也足以证明格拉斯特的人品与为人。格拉斯特当过拳击运动员，在美洲比赛拿过冠军。他的体格和性格充分体现着美国的强者意识，他的豪爽与热情受到各国同行的称赞，他处事正直公道更赢得许多圈内的尊敬。

黛丽丝穿一身白衣白裙，像小天使一样走下楼来。格拉斯特给女儿送上生日礼物，一双金色的芭蕾舞鞋。黛丽丝激动地吻了父亲。艾伦的同事也是格拉斯特的好友明德学校的外语和音乐老师托米的礼物是一把小提琴，黛丽丝也欣喜地吻了托米。

托米这位英国小伙子开朗活跃，他弹奏起贝多芬的《致艾丽丝》为大家助兴。如歌般优美的旋律让黛丽丝激动起来，她忍不住换上了新舞鞋，随着音乐，跳起了优雅的芭蕾舞。宾客们把热烈的掌声送给了黛丽丝。艾伦高兴得流下了激动的泪花。

瑞士的领事博格跟格拉斯特是非常好的朋友，他端着酒杯走过来向格拉斯特夫妇祝贺，夸他们生了一个天使般的女儿。

大门口飘来一声嘶哑的问候，这怪异的声音把在场人的目光拽到大厅门口，一些人认出发出怪声的这位是日本公使前田。

前田不请自来，格拉斯特有点意外。日本是同盟国的敌对国，格拉斯特自然不会邀请他。两国交战不斩来使，中国人奉行棒不打开门客，格拉斯特礼貌地迎过去打招呼。

也许前田的面部神经有些麻痹，也许他早已习惯了别人的冷漠与仇视，在场的宾客大多是同盟国成员，他们不加掩饰地把反感的目光送给前田，前田一点没感觉到尴尬，或许他料到他来这里一定不受欢迎，或许他压根儿就不注意别人的目光，也毫不在乎别人的态度，他旁若无人般镇定地继续亮起他那公鸭嗓，他说日本国对所有国家向来奉行友好亲善政策，大和民族是勤劳、善良、智慧的民族，日本国的军队进驻中国和东南亚其他国家，不是想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而是要帮助这些贫困落后的国家，共同建设东亚经济共荣圈……

前田的话引起一片议论，嘈杂声几乎把他那公鸭嗓发出的声音淹没。

有人坦率地向前田发问，你说日本军队进驻中国是要帮助他们建设，这

种帮助包括烧杀淫掠？

没等他回答又有人问，你们在中国和东亚，已经侵害了西方国家的利益，而且直接危及到了西方国家侨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你们的所谓帮助难道就是这样的侵略行径吗？你们的东亚经济共荣圈就是把别国的资源变成你们日本的财富吗？

前田干咳两声清了清嗓门，提高音调继续声嘶力竭地说，这位先生对我们日本国抱有成见，我们日本国对西方国家是非常尊重非常友好的，尽管我们的军队占领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一些城市和乡村，但我们绝对没有做过损害西方国家利益的任何事情，更没有损害过西方任何国家侨民的生命和财产，我以我的人格担保，日本国以后也永远不会与西方国家为敌，日本国与西方各国永远是朋友！

托米对日本已有了敌对情绪，前田的话他一点不感兴趣，他打断前田的话，邀请艾伦为黛丽丝的生日献上一曲玛丽莲·梦露唱的歌：Diamonds Are A Girl's Best Friend -Marilyn Monroe（《钻石是女人最好的朋友》），艾伦欣然答应。托米投入地弹出了动人优美的旋律，艾伦放声欢歌，歌声和琴声吸引了大家，把前田晾在圈外。

前田被晾在热烈的圈外，他的尴尬再无法掩饰，他向托米投去恼恨的目光。托米早已陶醉在演奏的愉悦之中，前田所表达的不满，不只托米没看到，只怕除他本人之外，没第二个人注意到，前田的气只能自我排遣。

博格跟格拉斯特说，蚊虫的嗡嗡怎会盖过百灵鸟的歌唱。格拉斯特只是淡淡一笑，两人会心地干了杯。

3

上村河野在苗志远、白丁香和苗世雄的簇拥下蹒跚而去，许子衡这才成了广文中学的校长，他领着儿子和苗雨欣，用抱歉向乡友们弥补欢迎与感谢。

送完客人，许子衡又特意去查问了那个被无辜打死的人的情况，死者家人已经搬运走尸体，许子衡为他难过。

许瑞民主动申请送苗雨欣回家，苗雨欣给了他一个甜蜜的微笑。两人一离开泰丰楼，夜色善解人意地把他们俩围护起来，当一切目光被隔离，周围呈现出一片宁静之后，许瑞民和苗雨欣心里都生出了许多异样的感觉，一种想亲近对方，向对方表达情感的欲望在两个年轻人心里热切地涌动着，他俩

都一时不知说甚好而显得紧张局促。一切动物在追求异性的过程中，雄性总是主动，雌性则本能地期待对方的进攻。许瑞民竭力发挥记者的口才，试图让苗雨欣开心，博得她的好感。结果他发现演砸了，无论他说国际战场新闻，还是讲日军的失败消息，还是民间的趣闻奇事，苗雨欣始终只是若无其事地面带微笑，既没有激动，也没有欢笑，一次都没有听到她赞叹或附和。许瑞民头一次有了自知之明，头一次纠正了一贯的自以为是，原来自个儿并不聪明，也不幽默，嘴也不巧，之前那种自我感觉是因为从来没碰上试金石所造成的。这回算碰上了，苗雨欣就是试金石，在她面前他无法挽回地失去了原本自我感觉的光芒与色彩。到后来他努力转换话题试图挽回局面，结果是东拉西扯，扔下一路废话，最后他献了丑一样收住话闭了嘴，浑身上下再没了一点精气神，人也一点一点在矮下去。要不是苗雨欣伸手捞他，说不定他会在夜海中晕倒。苗雨欣及时地侧过脸，好奇地问他，咋不说了呢？他说见笑了。苗雨欣惊讶，咋会呢？挺好啊，我一直用心在听呢！许瑞民傻了，不敢相信自个儿的耳朵，不知咋说好。傻傻地看着苗雨欣，看着看着他突然直愣愣地把苗雨欣搂到怀里，没征得她同意就亲了起来。许瑞民感觉苗雨欣两只手在抵触他，他赶紧松开手。苗雨欣娇嗔地埋怨，大街上，也不怕人看见。许瑞民很不好意思，脸上发热，很是尴尬，像做错了事一样有点不知所措。苗雨欣发觉了他的窘态，扑哧笑了。这一笑，许瑞民悬起的心落了地，握住苗雨欣的手，拉着奔跑起来。

许子衡回到家快十点了，从泰丰楼出来，他又去了福来茶馆。没能赴谢老板的约，他得去打个招呼。想见他的人自然不会在那里傻等，他只能抱歉，让谢老板转达他的歉意，让谢老板另约时间。谢老板是老朋友，留他喝了茶。

许子衡回到家感觉有点怪，今天是许家的喜日子，他却一点都喜不起来，心里没抓没挠的，像有甚事要发生让他不安，可他又找不着这不安的缘由。坐到客厅的太师椅上刚想捋一捋心里这纷乱，小丫头许瑞娟来缠他。女儿总是爹的贴心小棉袄，在老爹跟前总是要撒娇的，女儿在老爹面前不撒娇，当爹的反会感到寂寞。许瑞娟才十五岁，许子衡没让她去参加这种酒宴，丫头要他到华北书社买一本鲁迅的《呐喊》作为补偿。许子衡非常乐意地答应了，何况女儿要的是书，而且是鲁迅先生的书，他高兴还来不及。丫头找老爹兑现来了。许子衡把这事给忘了，只好打哈哈说给补。丫头噘着嘴不依不饶，说华北书社就在南坝崖，是老爹没把她的事放心上。许子衡赶紧给丫头检讨，光顾着招呼客人，确实忘了。丫头说要罚，许子衡说该罚，答应一定